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目錄

小雅四

桑扈之什十首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也

鴛鴦　幽王初昏也

頍弁　刺幽王親親誼薄也

車舝　嘉賢友得淑女爲配也

青蠅　大夫傷於讒因以戒王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　鎬民樂王都鎬也

采菽　美諸侯來朝也

角弓　刺幽王遠骨肉而近僉壬也

菀柳　諸侯憂王暴虐也

都人士之什十首

都人士　緬舊都人物盛也

采綠　婦人思夫期逝不至也

黍苗　美召穆公營謝功成也

隰桑　思賢人之在野也

白華　申后自傷被黜也

緜蠻　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

瓠葉　不以物薄廢禮也

漸漸之石　東征徭也

苕之華　傷饑亂也

何草不黃　征夫恨也

規不忘規可作兕觥銘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

廣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 四

桑扈之什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一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二章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三章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四章

右桑扈四章章四句此詩詞義昭然的爲天子燕諸侯之詩無疑然頌禱中寓箴規意非上世君臣交儆未易有此和不莊雅之音編詩者偶檢於此亦正變互雜之際能無所誤歟考左傳

成十三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正爲此詩下一注脚而集傳解不戢三句云言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是意在求福畧無警傲之意恐非詩旨故姚氏駁之以爲詩味索然且與來求犯複照二句皆正言非古語辭急而反言之那語辭非多也卽思柔句亦當作飲此兕觥之酒宜思所以柔和其德性則彼交匪傲而萬福來求矣集傳訓思爲語辭者皆非其說於理較順故從之至序所謂刺幽王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不知所謂不敢妄爲附和也

集證 交交 飛往來之貌 桑扈 竊脂也見小宛 有鶯其羽 姚氏際恒曰有如鶯之羽與領也古用字

多拘如此 折 君子指諸侯也 胥語辭 祜福也 屏蔽也 翰幹也 辟君也 憲法也 戢斂也 難[illegible]

那語辭 兕觥 觥角也姚氏際恒曰兕性則好鬭故以其角製為觥 觩飲酒所以寓鑒戒之意使人不敢剛而傲也

我 旨美也 敖傲通 萬福來求 無事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標韻 扈七虞 羽 祜同上本韻 領二十三梗 屏同本韻 翰十五翰 憲十四願

叶韻 難五歌 那同本韻 觩十一尤 求同上本韻

鴛鴦 幽王初昏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一章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二章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三章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四章

右鴛鴦四章章四句 序謂刺幽王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焉朱子譏其穿鑿尤無理誠然然以為此諸侯所以

答桑扈也亦未爲得謂臣子頌君何物不可以起興而乃有取於在梁戢翼之鴛鴦爲耶夫鴛鴦匹鳥當其偕而雙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有夫婦情而無君臣義焉故白華之詩有感於伉儷之不終亦引用其語而下卽云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意固明然矣白華爲申后被黜之詩安知此詩不爲申后初昏而作聖人兩存其詩正以見幽王二三其德雖有初而鮮終也何元子說詩甚鑿惟解此與鄭意同姚氏亦甚取之故並誌焉然其說亦非始於何氏謝例自鄒肇敏但彼謂咏成王自不如幽王之切而有據耳

集釋 鴛鴦匹鳥也羅氏願曰鴛鴦鳧類雄雌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 畢羅集傳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孔氏穎達曰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梁石絕水爲梁 戢斂也 遐遠也 摧抹許氏謙曰莝與摧同說文莝斬

蔦也排食　焉蛇也　艾養也　殺安也

韻讀　羅（歌五）宜（歌四叶牛何反）叶韻　異（職十三）爾（歷一）叶韻　秣（七曷叶莫佩反）艾（泰九）叶韻　摧（灰十）綏（支四）通韻

頍弁　刺幽王親親誼薄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一章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二章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三章

右頍弁三章章十二句序自節南山後無一不以為刺幽王此

則眞刺幽王詩也但謂不能宴樂同姓孤危將亡則非詩明言爾酒爾殽又云樂酒今夕何得謂之不能宴樂同姓耶蓋王平日親親誼薄雖有宴樂未能和睦故同姓諸公借飲酒以諷刺之曰豈伊異人曰兄弟匪他皆言外見意以爲此兄弟也豈異人乎哉使王不以他人視骨肉則骨肉自骨肉他人自他人誰弗知之同姓諸公又何至作此自外之辭以相譏刺此以知其爲王發也無疑卒章又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雖不必定謂孤危將亡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王能無所動於中歟夫同姓雖支本屬一氣卽異姓諸親亦非外人凡屬兄弟以及舅甥晦兆欲庇蔭本根以固皇家如蔦蘿之施松柏而松柏亦因以自茂其根株以故見君則喜背君則憂而無如君之外視兄弟疎遠

兄弟甥舅未免本實先撥何哉此雖刺王而一片忠誠愛君之心溢
於言表固自足存若集傳第以為宴兄弟親戚之詩則此一章
也不過尋常款洽何足重輕於其際歟

【集解】頍【集傳】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嚴氏粲曰許氏曰頍即古規字規為貝者弁之貌也 弁皮弁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兼弁則服以戎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曹氏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以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衣積素 蔦【集傳】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蘿 兔絲也 弈弈 憂心無所薄也
何期 猶伊何也 時 善也輔氏廣曰以時為義何也口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具 俱也 怲怲 憂盛貌
[illegible]也 阜 猶多也 霰 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霰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

【協韻】何 五歌 嘉 六麻 他 歌 通韻 柏 十一陌 弈 懌 並同本韻 期 四支 時 同
來 十灰 通韻 上 二十二養 怲 二十三梗 叶兵四反 臧 七陽 叶韻 首 二十五有 阜 舅 並同

前後兩章實賦一往迎一歸不二四兩章皆爲思緻之懷故用興體中間忽易流利之筆三曲反跌作勢全詩遂然皆靈

本韻　霰（叶十七）見宴（同並本韻）

車舝　嘉賢友得淑女爲配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第一）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第二）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第三）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第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第五）

右車舝五章章六句此詩依序及集傳均有可疑處序云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徽駁之云思得變女以附其寵則是褒儀傾鄭神嫭

平船開氏之計耳以變易變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眞
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魅褒嬌
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姚氏以爲閼此可以
靡節然亦不能定其爲誰作也集傳則第以爲宴樂新昏之詩
夫樂新昏則德音燕譽無非賢淑而高山景行亦屬閫門試思
女子無儀是式而何德音之可樂閫門以貞靜是修更何仰止
之堪思且令德既望其來教式歌又樂其且舞皆於事理有難
通卽須揭亦覺其弗類孰謂說之關雎可以共得性情之正而
爲昏聘通用之樂乎無已其爲樂賢友而得淑女以爲之配乎
故曰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此其人學品既端如高山之在望景
行之堪迫非得碩女何堪來教故於其乘車而往迎也不啻飢

渴之難待其悅懌而來歸也愈見琴瑟之靜好遂不覺中藏而心寫之以為仕耦鮮覯雖無旨酒飲亦能甘雖無嘉殽食亦自飽但恨無德可以稱遂於女則唯有式歌且舞以須爾之新昏而已然須新昏而不忘碩德此所以為賢詩人與友均堪不朽夫子引之以為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豈無意歟

集釋 閒關（車牽聲） 牽（左傳作轄車軸頭鐵也鄭氏通曰案說文牽鍵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為聲其說本此） 孌（美貌） 逝（往也） 括（會也） 依（茂木貌） 鷮（集傳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 辰（時也） 碩（大也） 射（厭也） 女（指友也） 柞（棫也） 湑（盛也） 鮮（少也） 覯（見也） 景行（大道也）

慰（安也）

標韻 牽（八黠） 逝（八霽） 渴（七曷） 括（同） 叶韻 友（二十五有） 喜（四紙） 叶韻 鷮（二蕭） 教

語四通韻　譽御六射附十一叶韻　幾微五幾同二字同韻　女語六舞
真七通韻　岡陽七薪真十一叶韻　滑語寫一二馬十叶韻　仰二二對行
陽七叶韻　琴侵十二心同本韻

青蠅　大夫傷于讒因以戒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章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興而比）罔極交亂四國章二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章三

右青蠅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幽王也集傳則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二者似是而未審也蓋詩明言構我二人是此人已中其害乃爲詩以遺王非徒空言刺而戒之已耳凡事必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唯讒則必先由遠以及近由疎以及親迨至親近而亦受其讒則讒

眞無所底極已此人與王始必相得至是亦爲所譖故曰構我二人夫以我二人之親且信也似無所用其間矣而讒居然行乎其間使我二人始合而終離外信而內疑者其爲術不甚可畏哉吾願王愼勿聽之可也王不知讒王獨不見青蠅乎青蠅之爲物至微而甚穢驅之使去而復來及其聚而成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始不過止于樊繼且止于棘終且止于榛是無往不入漸而相親是非淆而黑白亂矣故首章直呼君子以勿聽戒之然後甚言其禍如後世禪家之當頭棒喝使人猛省耳而君子之上必加之曰豈弟者徵詞也

【集說】營營往來飛聲青蠅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樊藩也君子王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構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二人

講大醉飲之失儀先舉射儀祭儀之不失儀者作起限而射從祭還及飲亦非徐脫北高一層起法上章先從稱射與祭此然後飲至此乃入醉飲不然即與前章犯複三章摘舉醉者失儀狀可謂窮形盡相然上章止未醉

已興雖者

聲韻類 元十三 音 同本韻 叔 職十三 國 同本韻 棘 職十一 人 同本

韻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一章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二章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三章

賓既醉止

當列既醉次由失儀同當合儀因訛疑抵牾不采擬

末序總收結處題是爲本旨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四章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五章

右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集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姚氏以爲此說出後漢書注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衛武公刺時愚謂二說實相通詩爲武公之作無疑不必過爲苛論也當幽王時國政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君臣上下沈湎淫泆以成風俗者尚堪問哉武公初入

爲王卿士雖免不與其宴既見其如此無禮而又未敢直陳君
失只好作悔過用以自警使王聞之或以稍正其失未始非詩
之力也古人教人以言教不如以身教臣子事君以言諫不如
以身諫武公立朝正已以格君非雖曰悔過實以諷諫意耳毛
韓二說原未嘗錯特各主一義遂使詩旨不明以啟後世之爭
夫豈無因而至此哉詩本刺今先陳古義以見飲酒原未嘗廢
但須射祭大禮而後飲而飲又當有節不至失儀乃所以爲貴
古之飲也如是今之飲酒則不然飲必至醉醉必失儀不至伐
德不止其無禮也又如是兩義對舉曲繪無遺其寫酒客醉態
縱令其醒後自思亦當發笑忸怩難安此所以善爲諷諫也末
乃言立監俾勿大怠以至妄語大傷酒德總是自警詩總前作

收爲全詩正旨篇法極爲整飭而前四章雖若古今二義平說其實章法各極變化盡作者之能事又非後世鱗次排比者比不惟言可爲戒文亦當法非武公盛德孰能爲之哉

字釋

初筵 初卽席也周禮春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秩秩 有序也 楚 列貌 殽 豆實菹醢也 核 籩實桃梅之屬孔氏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 旅 陳也 和旨 調美也 偕 齊一也 設 將射更整其樂也 逸逸 往來有序也 大侯 集傳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抗 張也 張 集傳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射夫既同 比其耦之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 獻 猶奏也 發 矢發也 的 質也侯中所射之地爲的 祈 求也 爵 射不中者飲兕上之辭也 籥舞 文舞也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 烝 進也 衎 樂也 烈 業也 洽 合也 百禮 言其備也 壬 大也 林 盛也 各奏爾能 集傳謂子孫各酌獻

尸尸酢而卒爵也

仇 集傳仇讀曰斛新氏讀曰 釋文斛音拘挹取酒也 **室人** 室中有事者謂佐食也 **又** 復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 **康** 安也 **時** 時祭也 **反反** 顧禮也 **幡幡** 輕數也 **僊僊** 軒舉之狀 **抑抑** 慎密也 **怭怭** 媟嫚也 **秩** 常也 **號** 呼也 **呶** 讙也 **僛僛** 傾側之貌 **郵** 與尤同過也 **傞傞** 盤旋不休貌 **俄** 傾貌 **伐** 害也 **令** 善也 **監史** 司正之屬 **謂** 告也 **由** 從也 **童羖** 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姚氏際恆曰由醉之言二句謂其所言無實如可使出童羖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變易情志不畏於人無所恐也若倘有恐則不甫矣

三侑

不識二句 姚氏際恆曰三爵不識二句謂二爵之體亦不識況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茫然無所記矣夫人盡有見容何以知其醉止三爵乎醉而失德者多則貪[illegible]飲而不止所至若二爵使已醉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失德耶況以不識為無所記更不知從其說何解也

標韻 秩四質 楚六語 旅同 本韻 旨四紙 偕九佳叶舉里反 叶韻 設九屑 逸四質

通韻 抗二十三漾 張七陽 叶韻 同一東 功同 本韻 的十二錫 爵十藥 叶

韻　奏（二十六宥）禮（八薺）叶韻　林（十二侵）湛（同）能（十蒸）通韻　又（有叶音時）

（四支）叶韻　恭（同上鍾韻）反（十三元）幡（同）僊（一先）通韻　抑（十三職）怭（四質）秩（同）

通韻　呶（三肴）僛（四支）郵（十一尤）叶韻　俄（五歌）傞（同）本韻　福（一屋）德（職）

叶韻　號（六豪）儀（支）叶韻　否（四紙）史恥（同紙）怠（十賄）通韻　語（六語）羖（七麌）

通韻　識（職）又（見上）叶韻

魚藻　鎬民樂王都鎬也

（興）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一章）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二章）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三章）

右魚藻三章章四句此鎬民私幸周王都鎬而祝其永遠在茲之詞也然其體近乎風所以爲變雅歟不然都鎬始自武王時

不當別序在此而序在此者以其體變故耳小序不知遂以爲刺幽王其說固非即集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亦未得詩意夫使諸侯而美天子也則必將先序鎬京形勝以爲天下壯觀而願吾主之宅是鎬京以撫有四夷也乃所以爲下頌上之詞乃所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辭今不過曰王在鎬耳而其興又不過曰魚在藻耳以魚之在藻興王之在鎬則其細已甚故知爲細民登口也無疑矣夫細民何知險要但喜其身近輦居遠若私爲已有不禁形諸歌咏已耳細玩兩在字則其情自見聖人喜其眞誠無僞採以入樂且採以入雅樂亦足見周初盛時民情之愛戴其君上也如是而唯鎬民則尤深幸無已焉若何玄子以爲武王愷還之詩則徒泥豈樂之豈爲愷還之愷以說詩

邪幅正面只彼交匪紓一句寫居

考察乃天子維制諸侯之撫

而死於何不則豈詩說詩者哉

【韻】藻 水草也 頒 大首貌 豈 亦樂也 浮 長也 那 安也 居 處也

【韻】首 五二 有 酒 同本韻 尾 尾五 豈 同本韻 蒲 虞七 居 魚六 通韻

采菽 美諸侯來朝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一章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二章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三章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四章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五章

有采菽五章章八句此固是西周諸王諸侯來朝加以錫命之詩然非出自朝廷制作乃草野歌咏其事而已觀前後四章與鋪月見事極典重而超極輕微豈國家錫予而有取於筐筥以爲興耶若集傳云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則尤非詩中明言天子所予天子所命等語則非天子自言可知讀詩不先明語氣安能更望其深探作者微意學者試將此詩與彤弓湛露等篇並讀其氣象之廣狹輕重迥不相侔然後知事體雖同詩旨各別太史編之亦將以紀一時之盛云爾若序謂刺幽王侮慢諸侯之說不悉辯

[illegible]路車集傳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及黼集傳曰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

黻〔孫鄭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纁裳而已〕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梁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止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芹〔水草〕淠淠〔動貌〕嘒嘒〔聲也〕

屆〔至也〕股〔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蓬蓬〔盛貌〕

殿〔鎮也〕平平〔姚氏際恆云平平韓詩作便便安釋文亦作辯毛傳云辨治未聞〕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

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

【韻讀】筥〔六語〕予〔同〕馬〔二十一馬〕黼〔七麌〕叶韻　芹〔十二文〕旂〔五微〕叶韻　淠〔八霽〕

嘒〔同〕屆〔十卦〕通韻　股〔麌〕下〔馬〕予〔語〕叶韻　命〔二十四敬〕申〔十一真〕叶韻

蓬〔一東〕邦〔三江〕同〔東〕從〔二冬〕通韻　維〔四支〕葵〔同〕本韻　膍〔八齊〕戾〔同〕叶韻

角弓　刺幽王遠骨肉而近佞人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一章〕爾之遠矣，民胥然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二章〕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
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
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
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右角弓八章章四句觀頍弁爲兄弟刺幽王之詩則此篇亦爲
刺幽王也無疑特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則詩中無刺讒
語唯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是此詩大旨前四章疏遠兄弟難
保不相怨而民且傚尤體多用賦後四章親近小人以至不顧
其後而相殘賊詩純用比乃篇法變換處中間以民之無良一
句綰合上下唯無良故兄弟相瘉唯無良故小人不讓如老馬
之不量力而思任載如飲食之不自足而貪殘是雖王又不知

共惡反飽之欲是教猱以升木而以塗附塗其可乎哉雖然小人之情亦視君子爲轉移焉耳君子而有猷小人亦將聽用而與爲屬譬彼雨雪見日即消而自流也無如君子莫肯下遺以德反自矜驕小人得以逞志滅棄禮義敗壞王綱則與蠻髦無異非世道人心一大害哉吾用是憫然深憂而不能自解者也雨雪陰凝之象兄弟相瘉小人縱欲均包在內集傳專指說言姚氏專主兄弟疑怨說均非讒老馬二章即承受爵不讓來雨雪二章即承小人與屬來一氣相承而下前後雖若分說而蟬聯不斷章法之妙無以踰此章法明則詩旨亦自見矣奈何說詩諸儒多不以章法爲重哉

集解 騂騂角弓 騂騂弓調利貌 角弓以角飾弓也 翩 反貌集傳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

兩後字宜一例看天上之蹈甚國使予靖屢其職其後後則皆予無有窮極也朱章言天王之欲無有極王使予不早靖之則小民受害日甚以形之建

兄弟昏姻疏遠近之意 胥相也 合答也 綽寬也 裕饒也 瘉病也 饇飽也 猱獼猴也 塗泥也 附著也 猷道也 屬附也 瀌瀌盛貌也 晛日氣也 蠻南蠻也 髦夷髦也書作髳髳同

[illegible]反十三阮 遠阮同本韻 遠叶於圓反 然一先叶韻 教十九效 傚效同本韻

韻 裕七遇 瘉七麌叶韻 方七陽 亡陽同本韻 後二十五有 取有同本韻

木一屋 附遇 屬二沃叶韻 瀌二蕭 消蕭 驕蕭同本韻 浮十一尤 流尤 憂尤同本韻

菀柳　諸侯憂王暴虐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一章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二章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三章

右菀柳三章章六句姚氏曰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

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敬不朝豈可訓耶大概王待諸侯不以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其說義理敢正大故錄之若如序與集傳所云是以私心待天王不臣孰甚焉此詩直可刪去何存之有然詩中所刺又似厲王非幽王也蓋其所述非奔卽虐於厲王爲尤近云

【菀柳】

菀茂盛也尚庶幾也上帝甚蹈姚氏際恆曰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所毛傳訓動蹈者足勘而屈之之謂故謂動鄭仲與謂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謀謂上帝甚蹈厲不可自暱於其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也又不言何王蹈當作神旣從國策荀書以蹈作神而又別解上帝爲王混亂之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紊上帝國策諸書雖作上天其實卽以上帝比於天王也不然上天甚神與下文俾予靖之語意殊不相貫蘇氏於上帝則從國策之文於甚蹈則又不從甚辭之訓何也暱玩也靖靖也極惕息也瘵病也皆無自取病也邁過也言王必過責我也傅臻

衆擬士

此三章士女並舉

昔王也 曷予靖之 言我曷不靖其厥職凶危地也 矜言民之道凶危而可憐也

【韻補】息叶十三職 暱叶入職 極入職 通韻 憐叶入十蒸 矜 通韻 天先一 臻十一眞 矜十蒸 通韻

以上桑扈之什凡十篇 案是什雖多刺幽王之詩而桑扈則天子燕諸侯魚藻則民樂王都鴛鴦則又詩人美諸侯之來朝均非後世衰亂之音幽王世焉有此和平作歌蓋周初正雅錯簡在此不必曲爲之說也大凡說詩不可預設成心須各還本面雖不能言皆有中要亦十得八九不可不知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稱舊都人物盛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章一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章二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章三

一女變收與首章相應若不相屬見亂離之後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四章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五章

右都人士五章章六句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蓋襲鄭箋之誤不再辯集傳云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然則此又東遷以後詩也況曰彼都曰歸周明是東都人指西都而言矣詩全稱只咏服飾之美而其人之風度藹凝儀容秀美自見即其人之品望優隆與世族之華貴亦因之而見故曰萬民所望也詩本無甚關係然存之可以紀一時盛衰之感而因以見先王化淳俗美之休猶未盡泯於人心云

集釋 不改 有常也 周 鎬京也 臺 夫須也見南山有臺 緇撮 緇布冠也 綢直如髮 秉性

綢直如髮末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姚
氏際恒曰綢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
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乎贊
之妙且以髮騐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疊用字
分明姿得泥此以爲彼其髮乎又此彼其髮稜又彼其髮亦自
又此彼其髮之直後又彼其髮之曲亦矛看此言如髮者以髮
之本末而育也彼爲卷髮者以其轄卷也聚娩敍朱傷是安而
遊鄭說仍非詩以綢首如髮對上豪笠細攝盡笠緇擬貴物也
則綱直如髮亦應是實物非徙盛彼性倚而已今謝綢爲窗總
讀爲正道是以虛對實實未能相稱且以性情如髮甡廷折難過
過玆諸書綢多則葎東爾施栗天素鮹綢杜作以白地鶴艏旅
之竿禮植弓綢綿設旗注以馬相桃之杠楚解九歌群荔柏兮
慈綢注綢精東也前漢書可則綢郁傳麻屜虹而爲綢偕綢輜
也又集爾紹音室儕衣也然髮者常是狩衣東紊之類女予所
若故以對士于之冠曰直如丞乎其物瑤美石也以**尹**集側
必爭下如髮之御明光賦幾舟綢雖省美石爲瑱**吉**斯氏
曰青諭爲菀尹氏結氏府之言其裓姓也人见**苑**猾屈也**厲**垂
都之女咸蘭尹氏姞氏之女彙有遺法也猜也青
之**卷髮**見蛺**蠆**蠆壽**邁**行**旟**彙**紆**室
貌說也也也也

韻讀 黃（七陽）章 望（同上）本韻 擷（七陽）髮（月六）說（月九）通韻 實（質四）吉 月 結

九尤通韻　屬入聲十藥　藥同通韻　餘六魚　旟同　盱七虞　通韻

采綠　婦人思夫期逝不至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一章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二章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三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四章

右采綠四章章四句此真風詩也何以列之於雅倘所謂變雅者非歟幽王之時政煩賦重征夫久勞於外踰時不歸故其室思之如此採詩者錄之以刺時非詩有刺王意亦非詩之刺怨曠者序說既欠分明辯之者亦未暇深為理會也夫王政失平民人嗟怨不在其人而在其家茲錄其室怨曠之詩雖無一語及王政而王政之苦於民者自見諸言外故曰刺也

綠 丁綠也鄭氏瑤曰采綠也今呼鴟腳依莎氏適門以辭 曰資菉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茲蕭氏說以為

予髮則當遇 時字為菉矣 匊 兩手 曰匊 局 卷 也 藍 染草也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 故進閩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是可 以采之卑 襜 衣蔽前謂之 襜即蔽膝也 詹 與瞻 同 五日六日 姚氏際恒曰五 日為期二何五

日成言也六日謂矣之意言本九日為期今六日尚不瞭見只 是過期之意不必定說為六日而吠也鄉氏以其不近理故為

五月六月吁 何其圖哉 綸 理繹 曰綸

韻 綠沃二 匊屋一 沐同 通韻 藍覃十三 襜鹽十四 詹同 通韻 弓東一

繩蒸十 叶韻 鱮語六 者馬二十一 叶韻

黍苗 美召穆公營謝功成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一章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二章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三章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四章 原隰既平。泉流既

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句五

右黍苗五章章四句此詩明言召穆公營謝功成士役美之之作而序固云刺幽王者何也事與崧高同詩亦出於一時而彼編則入大雅此自歸小雅者體異故耳詩以體分不在事同讀者試合兩篇而紬咏之其厚薄輕重當自有得於心豈以士役朝臣及詩之長短而分大小哉姚氏之論未足憑也

【集釋】芃芃長貌 大任負任者也 輦人輓車也 牛所以駕大車也 集成也 徒步行者 御乘車者

師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 肅肅嚴正之貌 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在今河南信陽州 功工役之事也

營治也 烈烈威武之貌 征行也 平土治曰平 淸水治曰淸

【標韻】膏蕭二十 勞同本韻 牛尤十一 哉灰十叶韻 旅語六 處同本韻

營庚八 成同本韻 淸庚 寧靑九通韻

隰桑　思賢人之在野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一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二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三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四章

右隰桑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幽王辯說以為非刺詩然桑而曰隰則以興賢人君子之在野者可知夫以賢人君子而隱處巖阿則朝廷之上所處非賢人君子之儔又可知詩不喜在位廷臣而思野處賢士以至中藏心寫無日能忘則當日朝政為何如故序有亦未可以厚非特此皆言外意詩中尻未嘗露似亦不必據此為說徒傷詩人忠厚意耳

附　隰下溼之地　阿美貌　難盛貌　沃光澤也　幽黑色也　膠固也　遐集傳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

注曰遐之謂猶告言胡也謂也

音韻 難五歌 何同本韻 沃二沃 樂十藥叶韻 幽十一尤 膠三肴叶韻

愛十一隊 謂五未通韻 藏七陽 忘同本韻

白華 申后自傷被黜也

全篇皆先比後賦章法似複而實創格又一奇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一章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二章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三章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四章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五章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六章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七章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八章

右白華八章章四句小序謂周人刺幽后也蓋誤不必辯大序

謂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周人爲之作是詩者亦非按此詩情詞悽惋託懼幽深非外人所能代故集傳以爲申后作也姚氏曰鄒仲輿云愚初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何元子駁之曰驪山之事不可舉以責申后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弑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鄒肇敏謂擬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爲允又曰鄒氏依序最爲可恨故錄何氏之駁于此俾人無惑焉愚案后此時被歸申且尙在亦不過一老婦人耳何能阻父兄之逆謀觀宜臼即位後尙不能指叛臣而申弑逆

之與況申后乎論古人當即勢以原心不可好為苛論以責人
也是詩之作與小弁同為千古至文至今讀之猶令人悲咽不
能自已非至情而能若是乎

【詁訓】白華 野菅也已漚為菅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英英 輕明之貌 天步 猶言時運也 猶 如也 滮 流貌 北流 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碩人 尊大之稱指幽王也 卬 我也 烘 燎也 煁 煁烓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懆懆 說文云愁不安也 邁邁 不顧也 鶖 禿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鬥好啗蛇 梁 魚梁也 鴛鴦 見前 扁 卑貌 疷 病也

【協韻】束二沃 獨一屋 通韻 茅三肴 猶十一尤 叶韻 天一先 人十一真 通韻
薪真 煁十二侵 人真 心侵 通韻 外九泰 邁十卦 通韻 林侵 心侵 同本韻
[illegible] 翼十三職 德同本韻 卑四紙 疷同本韻

緜蠻　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一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二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三章

右緜蠻三章章八句此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緜蠻黃鳥音雖可聽而所飛不遠極其所至不過止于丘阿丘隅丘側而已以喻遠方寒士雖有介閣無力覲光難貢於王者故代爲之設想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豈敢憚行亦畏不能趨以極所至云耳然則國家宜何如加惠而矜恤之乎夫亦曰飲之食之使內無所要教之誨之使學有所就更命後車以載之使其利用賓王

者無所憚其勢則野無遺賢而國多俊士矣若如序云微臣刺
亂而詩無刺意卽如集傳所云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又
何其卑鄙無足道哉姚氏曰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
詩然則命車載之果誰爲之命耶是皆不可通之說也舊說又
謂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託于卿大夫而望其飲食教誨後車
以載則不知其何所謂矣噫說詩之難也若是其甚乎

【集釋】緜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斷絶如緜而爲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隅角也憚畏也趨疾行也極至也

【標韻】阿歌五何同本韻　誨隊十一載同本韻　隅虞七趨同本韻
側職十三極同本韻

瓠葉　不以物薄廢禮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一章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二章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三章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四章

右瓠葉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幽王固繆集傳以爲燕飲之詩亦泛之大抵古人燕賓情真而意摯不以豐備而寡情亦不以微薄而廢禮瓠葉兔首固不必拘然總是微薄意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亨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然而格調平庸詞意膚淺未免三百篇之濫觴則又不可不知也

【集說】幡幡瓠葉 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爲茹 炰 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 酢報也賓旣卒爵

純用而證謠萬者若使月離何在上則謠奈月離而支從庸平矣不可不知

所酌主人也

【標韻】豪八庚 醬七陽 轉韻 燔十三元 獻十四願 叶韻 我十一箇 酢十藥 叶韻 炮三肴 醻十一尤 叶韻

漸漸之石 東征怨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一章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二章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三章

右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此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以爲刺幽王姚氏謂其無據然以詩體觀之氣味甚薄唯務造聲句以爲奇此正雅降爲風之候故以屬諸幽王亦無疑也唯大序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久病於外故作是詩

則徒成為附會而無據耳又豕涉波四句或以為既雨或以為將雨或以為實境或以為虛擬借以起興均非確論此必當日實事月離畢而大雨滂沱雖負塗曳泥之豕亦豕然涉波而逝則人民之被水災而幾為魚鱉者可知卽武人之[illegible][illegible]塗足冒險東征而不遑他顧者更可見四句只須倒說則文理自順情景亦眞詩人造句結構與文家迥異不可以辭而害意也不然武人雖家遠行何物不可起興而必有取於豕涉波月離畢之象乎古人作詩務要徵實況此東征尤關國事不可不据實直書以備國史採錄如十月辛卯日有食之之類所謂詩史不可滂過奈何諸儒說詩不從此等處着眼細勘反以為虛詞起興徒賞其語意奇警為得未曾有哉吁可嘆已

【集釋】漸漸（高峻之貌）卒（[illegible]崒[illegible][illegible]山嶺之末也）曷（何也）沒（盡也）出（謂深入不暇出也）豕白蹢

四句

蹢蹄也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則其升水漲濤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集傳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姚氏際恒曰集傳引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既雨後為言也乃集傳又同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君姪柄曰將雨甚雨謂說紛如稼因往下離畢之義綿為苦雨歟鶴鳴蟻蛭之說同一可晒恐前出陌日久三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苦若以此為苦若東山零雨特親解途所遇而言不可以此似彼也豕性或甚璨聚阜為之所有之若謂眞兩王于游泳波遭辟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為興豕性負塗而今涉誠月行中道而令離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兩兩相況意直延而咏深傳此說甚佳存之冢數說皆似是而實非其驗已見本文不再贅

【標韻】高（四豪）勞（同）朝（二蕭）通韻　卒（四質）沒（六月）出（質）通韻　波（五歌）沱他

隨本韻

苕之華　傷饑亂也

沉痛語不忍卒讀

奇闢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三章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周室衰微戎亂且饑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人民生當此際不如無生孫深悲其不幸而生此凶荒之世耳序但謂大夫閔時則不知其所閔者何事大序乃云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而其義始暢牂羊二句造語甚奇較之豕涉波尤為奇闢可悟姚氏謂但覺其奇妙不能深得其解因引毛傳云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集傳云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以為二說皆非確義唯集傳較近嚴緝集傳是也何云難解姚氏說詩雖多穎悟要亦有推求過深之處

純是一種陰慘淒涼景象幾不可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詩境至此窮亦極矣

故既信而復疑耳

【集傳】苕 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牂羊 牝羊也 墳 大也

【標韻】黃 七陽 傷 同 本韻 青 九青 生 八庚 通韻 首 二十五有 罶 同 飽 十八巧叶補苟反 叶韻

何草不黃 征夫恨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一章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二章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三章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四章

右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此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人皆知之矣唯兕虎二句迄無定解何哉大序云視民如禽獸君子憂

之集傳云言征夫匪兕匪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是皆泥兩匪字而不得其解耳姚氏雖知是倒句法乃曰率彼曠野者非兕非虎耶而又以爲興征夫朝夕在途也亦非蓋全詩皆賦體而諸家必欲以爲興故泥而鮮通毛集傳則前後三章皆興獨虎兕章以爲賦尤覺可怪夫征役不息終歲往來以至何草不黃矣而經營四方者猶未有已時耶卽至草色皆枯由黃而元而征行仍如故也且也曠野之間無非虎兕幽草以內盡是芃狐此何如荒涼景像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乘此棧車行彼周道是虎兕芃狐相率而爲羣也其幸而不至爲惡獸所噬者亦幾希矣嗟嗟我征夫也獨非民哉胡爲遭此亂離棄其室家幾至無人不鰥也哉蓋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

豈能久待編詩者以此殿小雅之終亦易坤純陰之象坤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其是之謂歟觀於詩而世運之升降人事之盛衰可一覽而識其故矣

集釋 將（相將而行也） 玄（赤黑色草衰而黃既黃而黑也） 率（循也） 芃（尾長貌） 棧車（役車也）

標韻 黃（七陽） 行將方（陽） 本韻 玄（一先） 矜（十蒸） 民（十一眞） 通韻 虎（七麌） 野（二十一馬） 暇（二十二禡） 叶韻 草（十九皓） 道（皓） 本韻

以上都人士之什凡十篇

案是什有宣王時詩雜入其中者黍苗是也有東遷後詩雜入其中者都人士是也亦有周盛時詩雜入其中者隰桑是也要之氣味甚薄寖兼乎風故不得為雅之正其從急管繁絃哀音促節盡是亡國之詩徒以造句奇譬為驚人之見有似六朝陳隋人語專以琢句為工求其眞氣則索然矣文章厚薄關乎氣運雖三代著作亦不能不為風會所移朱氏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然雅變為風亦有其漸歟可謂知言矣然謂不獨此也即桑扈一什除賓之初筵及車舝采菽洋洋鉅篇外其餘眞非風體類者試合前

六什而遊觀之則小雅正變之分亦可以得其梗概其間有以事變者有以體變者不能不細心斟酌而後靡詩體裁乃判然而無混耳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終

隴州門人李[illegible]校[illegible]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目錄

大雅一

文王之什 十首

文王 周公追述文德配天以肇造乎周也

大明 追述周德之盛由於配偶天成也

緜 追述周室之興始自遷岐民附也

棫樸 文王能作士也

旱麓 祭必受福也

思齊 刑于化洽也

皇矣 周始大也

靈臺 美遊觀也

下武　美武王上繼文王以昭後嗣也

文王有聲　鎬以成豐志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一

說見小雅○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章氏潢亦曰唐韓李白詩云大雅久不作白其保明大雅之旨矣乎三代而下如韓退之虛平淮西碑其於小雅猶忠幾近之王於大雅豈特久不作而已乎而大雅之義其不明於世也亦久矣何也大雅篇什皆所以醫天人之與也雖後儒終生鞠苦操衆亦止能數陳其理義云耳求其知性知天渦斷大雅之精與者幾何人哉又日自文王在上以王召旻篇什不齊燕非此於但是詩也向非周召衛武申伯大聖大賢亦與能有此大雅之皆也案二說皆謂大雅非聖賢不能爲識爲行見若云大雅爲什皆發天人之與則未盡然夫大雅圖有美有刺也韓多御德亦賞論功安能盡發天人與義如江漢常武奕立王之中與謂卯召旻刺由王之召亂何書有一言及於天人性理卽行兼兒毖亦無非燕飲新祠等事圖不皆其爲大雅詩也證大小雅之分亦以筵與爲耳讀者試卽爲爲秉前二詩論之而其靈自見又卽賓之初筵與抑詩合而脉之而其體象見數詩皆前人之所謂人同事同若

首章是冒不通言
文王之德與天合
一而述語特奇此
詞文之分也
福及孫子
福及多士
理語無障礙三代
靈野之所以異於
宋儒處
商之孫子亦臣服
于周
殷之多士亦助祭
于周四章平列對
舉一快一戒

也而何以詩之詞氣與音節迥然不同此可以知大小雅之
分矣竊謂天人與祖固非聖賢不能發大雅篇什亦多發之
而欲執是以盡大雅之體則將以性理爲風騷又
何異宋人談詩入魔不知脫卻幾重障礙也耶

文王之什

文王　周公追述文德配天以肇造乎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章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章四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帶出念殷德未失亦可配天以提起下章文勢乃曲而不直

天難諶矣可求唯世文王即所以法天處首章與天合篇作收法極嚴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六章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七章

右文王七章章八句小序謂文王受命作周似是而非也文王未改元何以云受命歟歐陽氏蘇氏游氏諸家辯之詳已然愚獨怪漢以後儒者何不信經傳而信符讖不信孔子而信雜家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使受命改元何以尚云服事哉天下豈有二天子而可云服事者故知文王並未改元也三分有二亦就人心之向背言之耳集註引春秋傳以釋論語云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亦獨非是既曰畔國豈尚可以事紂乎哉此詩蓋推本文王之德

足以配天故可以肇造周室於奕禩商之孫子臣服于周與殷之多士亦來助祭皆武王有天下後事非謂文王時即如是也呂覽引此詩以爲周公作蓋亦近之唯集傳云以戒成王則不必泥夫文王德配上帝而其後遂有天下者蓋能盡人性以合天心而天因以位膺權畀之耳中古前聖君固常有之三代後帝王所必無也故周公述焉亦將以爲萬世法豈獨爲成王戒耶然求其所以能與天合德之故則不過曰穆穆曰於緝熙敬止而已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可謂唯聖賢能知聖賢矣然則此詩固不獨與王兆瑞之章抑亦與學傳心之興故非周公不能爲也至其章法之佳句法

之與已見眉評旁批讀者細玩之而自有得於心焉

【集釋】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姚氏際恒曰不顯不字楊慎升菴作丕謂古字通從之後放此不說文大也亹亹姚氏際恒曰爾雅訓勉毛傳亦云勉也集傳云勉強之貌增強字非令聞善也陳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也子支庶也子猶謀也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也楨幹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也熙明也敬止眞氏德秀曰詩言緝熙者四文王之詩曰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以事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單厥心以心言也二者美其德不已也止語辭假大也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服用也侯服于周言殷之子孫服事周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黼黻冔殷冠也藎臣王之藎臣古字通也言其忠藎之臣際此時無不念爾祖之德而自脩也無念爾祖文王之德得無念乎爾文王之德而自脩也聿述也厥其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求之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難也過絕也宣布也昭明也義善也

將言文武受命故先拙出大人賦道之故以爲介爵綢徵而說得耕然可見當允言以協之也

次章至六章皆歷敍文武生有聖德

然也 問聞通 有又通 虞度也 載事也 儀象也 刑法也 孚信也

叶韻 天先一 新眞十一 通韻 時支四 右有二十五 叶韻 已紙四 子同 本韻

世霽八 世同 二字自爲韻 翼職廿三 國同 本韻 楨庚八 寧靑九 通韻

止紙四 子同 本韻 億職廿四 服屋一 叶韻 常陽七 京庚八 轉韻 母麌七 祖

同 本韻 德職 福屋一 叶韻 帝霽八 易寘 通韻 躬東一 天先 叶韻

舁六二 背十 孚虞七 叶韻

大明 追述周德之盛由於配偶天成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此下追溯周德此章先自太任 一章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維此王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二章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二句合上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三章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並非偶然蓋天作之合故父子夫婦之間皆有盛德以相配偶而生聖嗣在文法此為補敘閒文在詩家此為追述要義七八兩章始言伐商而有天下以終首章之意精明作收與明明赫赫相應用字亦極不苟如是通詩六句八句相間成章又是一格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四章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五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六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七章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八章

右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序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直不知詩中命意所在即辨說云言王季大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亦甚含糊籠統奕世積功累仁人孰知之所奇者歷代夫婦皆有盛德以相輔助並生聖嗣所以為異使非天作之合何能聖配相承不爽若是故詩人

命意卽從此著筆歷敘其昏媾天成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然大任大姒明寫邑姜暗寫此又文心變幻處從來說詩者無人道及不將詩人一片苦心埋没不彰耶至首尾三章極言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天可信而不可信王易爲而不易爲逆天者天必亡之順天者天必昌之其昌之也一朝而將明其亡之也四方無所恃故必有明明之聖德而後有赫赫之天命天人之際豈不亦甚微哉吾願萬世之有天位者當以殷適爲戒而以武王爲法庶可以上應天心中承祖德下撫四方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然亦豈偶然得之者歟於虖盛矣

【集釋】明明 德之明也 赫赫 命之顯也 忱 信也 不易 難也 天位 天子之位也 殷適 殷之適嗣也 挾 持也 摯 國名 仲 中也 女 任 摯國任姓也 殷商 殷氏一下曰摯來仲之後彼殷商畿等商畿內國也

來嫁二句 吳氏闓生曰鄭傳云嫁于京鄭言以稱上句之意辭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按書曰降言其下嫁也曰嬪言其成婦也曰嬀汭詳其地名也曰虞詳其國名也此詩正與之同來嫁始嫁嬪成婦也周國名也京京師之地也古人立言悉有文理其層次井然不淆乃皆誤以詩書爲疊言胡文理後事衍不之知而說經耶

王季 文王父也

身 姚氏際恒曰身毛傳曰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孔氏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古人分析字義其精如此案傳似則身娠孕也甚當

翼翼 恭敬之貌

懷 來也

回 違也

方國 嚴氏曰方國爲方千里之國孟子曰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也鄭氏謂四方來附之國向來從之非

洽 水名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逆此入河也

涘 音涯也

大邦 莘國也梁氏益曰莘姒姓之國文王妃大姒之母家也今同之夏陽漢郃陽也有大姒家副

子 指大姒也

俔 釋言俔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譬作然也

天妹 嚴氏曰妹少女之稱女詩歸故易邦名歸妹天妹尊稱之也猶王曰天王之義云耳

文 禮也

祥 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梁 集傳業俗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纘 繼也

莘 國名

長子 指大姒也

行 嫁也

牧野 在朝歌南七十里衛之汲縣故商郊牧野之邑

侯 嚴氏曰維予侯興鄭氏以侯爲諸侯謂武王也集傳以侯爲維非

騵 駵馬

白腹曰騵。尚父，大公望也。涼，韓詩作亮，佐助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書所謂甲子昧爽也。蘇氏轍曰：清明，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標韻 上二章十二王七方同叶韻。商陽京庚八行陽王同轉韻。與十三祜一國十叶韻。集緝十四合十五通韻。涘紙四子同本韻。妹十一渭未五通韻。梁陽光同本韻。王陽莘真十一王商陽叶韻。林侵十二興蒸十心侵通韻。煌陽彭庚揚陽商同明庚轉韻。

緜 追述周室之興始自遷岐民附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章一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章二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章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章四

自次章至此皆經營宮室之事始謀乃乘旁帶處下道構局乃緊者則平敷舖力矣

上其係服獨敵此後德威二者所以日盛而門大也收拾前事亦欲峯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章五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章六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章七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章八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章九

右緜九章章六句此上三章皆周公述祖德詩也然三章立義各有不同文王以天德言故曰令聞曰厥猶曰緝熙敬止曰聿脩厥德又曰宣昭義問而總歸之於陟降配天以至聲臭俱無使非穆穆不已烏能作孚萬邦故有天德者必膺天命此文王之旨也大明以人事言故有王季即生大任有文王即生大姒

有武王卽生邑姜奕世賢淑互相續承使非天作之合烏能歷顯其光故人紀肇修者人心亦附此大明之旨也此詩以地利言故曰自土沮漆曰至于岐下曰築室于茲凡屬宗廟社稷莫不制畫昭然使非去邠踰梁何以臣服戎狄故地利之美者地足以王是則緜詩之旨耳若論世次緜為首王迹所自始也次大明再次乃文王若論功德周至文王而始大自當以文王弁首此編詩義例亦卽詩人意旨從來說者不明作者深心輒謂之追述而無所別豈知周室之興其有得於天地人三者之厚實有異乎歷代帝王之數故能如是之盛且遠耶然詩雖重地利仍以威德為主故後二章一服昆夷一感虞芮王道大行天下歸心夫豈無因而致此哉蓋文王能修於內四臣力贊乎外

故以作收自古帝王未有不得人而能自昌者地靈尤須人傑

是之謂耳

【[illegible]】緜緜不絕貌瓞瓜氏胄旦瓞一名瓝小瓜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朱氏公遷曰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詩例如此也古公亶父集傳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之前本號曰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姚氏際恒曰孫文融曰此詩不但稱古公且仍書其名乃後及稱文王豈武王初克商前尊文王尚未追王大王是彼時作耶案此誠不可曉季明德以末章言文王興大王不相連屬疑爲錯簡殊妄左傳昭二年已賦緜之卒章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矣陶復陶穴姚氏際恒曰陶說文瓦器也蓋似窯之爲復者平地累土爲之故曰復穴者土中室也復穴皆背土所爲而以似發之剝栽之復則以拒風雨穴則以附土氣集傳云陶窯竈也似甕舊也祀不明岐下岐山之下也許氏謙曰地理考異郿縣漆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美女大王妃也胥相也宇宅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膴膴肥美貌荼【姚】氏際恒曰嚴氏曰內則言端黃男帖公負禮

言君待其臣皆以菫則菫是美菜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潤甘若薺實蓏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

氏謂菫卽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酖於酒寘菫於肉爲證益以此菫爲爾雅芨菫之菫也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醻於內肉

之菫則與酖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詩人稱周原之美不應言其宜毒物也且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

契 燋焌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慰 安也 止 居也 周 徧也 司

空 掌營國邑 司徒 掌徒役之事姚氏際恒曰司空司徒司馬商世所有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故武王牧誓呼此

三官而此詩以築室之故召此二官也 捄 盛土於器也 陾陾 衆也 度 投土於版也 薨薨 衆聲也 登

登 相應聲 馮馮 牆壁拌 堵 五版爲堵 鼛鼓 解見鼓鍾以鼓役事弗勝者 皐門 應門 [illegible]傳曰

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將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

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冢土 大社也天子諸侯皆立也 戎醜 大衆也 肆 毛傳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

之辭 殄 絶也 慍 怒也 隕 墜也 問 聞通謂聲譽也姚氏際恒曰肆不殄厥慍二句必指當時與昆夷之事實言今不可

考矣據二厥字貫下[illegible]虞芮質厥成二句二厥字同可見彼爲事實則此章亦事實可知蓋此與棌傳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昆

爽之協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者與然集傳亦求其實而不得故為此虛擬之言耳

虞芮一章（二條）傳虞芮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姚氏際恒曰文王蹶厥生蹶字難解然其義自承上句虞芮質厥成來而文王乃為之蹶然生大紛是謂動其生讓時之心耳解者際上何釋之便務黍尊偕登無是處矣

緜緜瓞（九屑）漆（四質）穴（屑）室（質）通韻　父（七麌）馬（二十一馬）滸（麌）下（馬）女（六語）宇（麌）叶韻　飴（四支）龜時茲（支）本韻　止（四紙）右（二十五有）理（紙）畝（有）事（四寘）叶韻　徒（七虞）家（六麻叶音姑）叶韻　直（十三職）載（同）本韻　陾（十蒸）薨登馮興勝（同蒸）本韻　伉（二十三漾）將（七陽）行（同）叶韻　慍（十三問）問（同）本

以天文喻人文尤讀例此篇文長耶

韻　扳隊十一　兌九桑　喉隊　通韻　成入　生同本部　附七　後　有奏

二十六　叶傳　叶韻

棫樸　文王能作士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一章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二章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章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四章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五章

右棫樸五章章四句

小序謂文王能官人姚氏以為甚迂蓋能作士耳集傳又云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使非不能作士人孰歸之故此詩亦倒敘法耳其作人之盛也旣美其質復琢其

章故能煥發成采如彼雲漢之爲章於天矣豈不信然也哉及其歸心也與大乎承祭與征伐文王承祭奉璋峩峩無非髦士攸宜則其作文德之士也可知文王征伐六師及從有似烝徒楫舟則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見蓋非徒能官人而已又有以作之使其振興鼓舞而變化焉此周之人材所以獨盛於唐虞三代上也然豈一朝一夕故哉周王壽考始見成功故雖有聖人在上亦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才難之嘆不益信歟

【經】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小木叢生有刺樸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辟君也璋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貌髦俊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也楫櫂也于往也邁行也六師六軍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壽考文王九十七乃終故曰壽考遐與胡同作人謂鼓舞變化之也追雕也琢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

總貫

前後均是言福祿中間乃插入作人章服二端蓋享祀是此篇之主而作人則推原致福之由得人者則天必相之矣

勉勉（猶言不已也）綱紀（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標韻】槱（二十五有）趣（同本韻）王（七陽）璋（同本韻）峨（五歌）宜（四支）叶韻

楫（十六葉）及（十四緝）通韻、天（一先）人（十一真）叶韻、章（七陽）相王方（通）本韻

旱麓　祭必受福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一章）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二章）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三章）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四章）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五章）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六章）

右旱麓六章章四句小序曰受祖也大序因以爲周之先祖世

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不知作何變幽即集傳以爲詠歌文王之德亦殊泛泛此蓋指其祭祀受福而言也與上篇絕不相類上篇言作人於祭祀見其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見其極盛姚氏但見其有作人字遂謂其與上篇大抵相似胡不即前後文而一詠之耶首章曰干祿卒章曰求福夫福祿豈可干而求之哉又況聖王明德配天祿自我祿福自我福非他人所能預抑豈有意爲之哉不知此正詩人立言之妙耳若曰文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幽有以格神夫固與天人神鬼無毫髮之間祿何待干而後得福何待求而始至而自人視之則若文王之有意干而求之也不然何以無祿不臻無福不備不求福則已一求福而神勞之以福不干

祿則已一干祿而天降之以祿一若事之操劵而得者夫非有術以致之哉此蓋以常情擬聖德從不能摹擬中極意以尊儗之非眞謂祿可干而福可求也宋儒不解詩意以爲祿不可干福不可求乃爲之極力回護是眞以干祿求福儗文王亦何歟而可哂耶詩遇漢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大厄不知何時始能撥雲霧而見靑天也

【集釋】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豈弟樂易也瑟縝密貌玉瓚集傳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靑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集傳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孔氏穎達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鬱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攸所也鳶鴟類戾至也瑟茂密貌燎爨也勞慰撫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標韻】濟入聲弟同本韻　中一東降三江轉韻　天一先淵同人十一眞叶

首章推本刑于之化資始上有聖母數語為全詩之主描寫文王忍多無窮刑于化洽自可想見末二章承上家邦雅厥言之

韻　備四寘　福一屋叶韻　燥十八效　二十遇韻　叔十回本韻

思齊　刑于化洽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刑于之本）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刑于之實）一章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章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三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四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五章

右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文王所以興以首章特標文王之母句也姚氏遂之遂以為一篇眼目在是全詩只以首章為主殊知此特推原刑于之化所自始耳詩蓋咏歌文王刑于之化也治化無不本於閨門由寡妻而兄弟由兄

弟而家邦乘其機而順以導之勢甚便也然非有所本則其化亦不能如是之神且速文王治家不獨以身爲率又得聖母以爲之倡故其宮闈寢廟間肅肅雝雝太和翔洽莫可言喻此蓋其母大任氏德性齊莊而又能上媚先姑以盡子婦之職故其子婦亦有所式化而成內助之功此文王刑于之化至神且速而獨有異乎人者也故此詩當以刑于數語爲主首章大任逆溯其源末二章戎疾造士順徵其效三章宮廟則虛寫其刑于氣象所謂德修於內而化成乎天下者非文王而能若是乎若單重大任則全詩氣脈終難一氣貫下卽如集傳以爲此詩亦歌文王之德則所歌者何德造語殊欠分明均非善說詩者

集說 思語辭 齊莊也 媚愛也 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周也 大姒文王之妃也 徽美也 百

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案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此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考武王十八人，然又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矣）惠順也 宗公宗廟先公也 恫痛也 刑儀法也 御迎也又治也 雝雝和之至也 肅肅敬之至也 不顯幽隱之處也 射與斁同厭也 保守也 肆故今也 戎大也 疾難也 殄絕也 烈光也 假大也 瑕過也 式法也 髦俊也

韻讀 母（二十五有） 婦（同） 本韻 音（十二侵） 男（十三覃） 通韻 公（一東） 恫（同） 邦（三江） 轉韻 廟（十八嘯） 保（十九皓） 叶韻 殄（十六銑） 瑕（六麻） 無韻 式（十三職） 入（十四緝） 通韻 造（二十號） 士（四紙） 無韻（今從段氏以馬役三章皆無韻今致之雖爾猶造士無韻）

皇矣 周始大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一章）（首四語）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

天眷西顧是全篇主腦，為民求政，米天甚有私於周哉。
推敘大王遷岐開國興業鳴盛明德

通篇漑定二字抒擇是周室歷代傳心家學

寫王季友尝帝出大伯是爽叙法亦是推原法而精理名言粹真細細所以為住

以下叙伐密伐崇連用帝謂文王句特領提起是何等整肅莊論文勢皆振後代文唯韓愈往往有此定硯於任

不脫明德字三讀明德亦作三讀寫上章但密止於此一何止下步等倫

剝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二章帝省

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三章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四章帝謂

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

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五章依

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

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六章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七章臨

入而談伐且支蔓詳略相間法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王者之師也

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詳敘武○叠且見整○殿之）

右皇矣八章章十二句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子無異議故集傳從之唯姚氏以爲美周泛混大抵上篇思齊與此篇皆咏文王思齊則述其母以上及王母此篇則述大王以下至王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見其爲聖也然以見其爲聖一語又何嘗非泛混哉況經咏文王亦只言其伐密伐崇二事有此武功而已何以遽見其爲聖此似是而非之說也周雖世世修德然至文王而始大故此詩歷敘大王以來積功累仁之事而尤著篤厚爲王季友愛一段至德一以見大伯讓國之美一以見王季實能不負大伯推讓之心故至文

王而爵大也文王聖德自不必言而其所以昌大大王之業者實自伐密伐崇始有文德而又有武功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天之眷懸雖欲不西顧也其可得哉至篇中處處以明德作骨此尤周家世傳心學與虞廷執中受授無異學者於此斷斷不可輕率滑過三代帝王莫不本天德以為王道若後世則兵強馬壯者為之而已天命之歸亦未嘗不有所眷顧然而雜霸純王之分判若霄壤也

【集傳】皇大也臨視也莫定也二國【魏氏際恒曰】二國商周也獲得也商紂之政大不相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監民定言舊解二國為夏商不應追及夏且此者本國及紂云也若夏商則亦不云此矣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也度謀也耆【毛氏萇曰】耆致也憎【集傳】憎當作增式廓【韓氏廣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所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

辟芟除檉纂疏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纂疏椐樻也腫
启也陸氏璣曰一名雨師枝葉似松節似扶老可爲
杖者也陸氏璣曰攘剔檿柘纂疏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
即今爲蠶杖是也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弓人取幹
柘爲上遷明德謂明德之君串夷串即載路謂滿路配指
桑次之即大王也昆夷也而去大
要帝上帝柞棫三句柞櫟也棫白桵也均叢生有刺拔挺而上
也也兌通也姚氏際恆曰柞棫拔而松柏兌往
來道壅人物蕃盛于是始成其爲邦而有君大伯大王王季大
奕故曰帝作邦作對作對猶剪于天下也長子王
少子文因心四句姚氏際恆曰因心書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
王父也愛大伯之讓而不辭則是能友矣下單承則
友言則友其兄因以篤慶錫光擁事家庭一民爲然致辭光奄
保也孫解皆切合殷讓上料經作尉尙人作詩聖無此意
纂疏奄字之義貊纂疏貊春秋傳樂說克明能業是克長教誨
在怨逆之間告作貌莫然淸靜也小也不倦
也克君賞慶刑順慈和比上下相比于至于悔遺恨帝謂設爲
威也也親也也也天命
之謂畔援三句纂疏縣然著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
也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
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也又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
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

先贊以遣道之極至蓋天賓命之而非人力之所能兀也餞凡
際恒曰畔援猶賊忌也歆長觀觀也無然謂無使其然誤先登
于岸謂先據商以制下也于北密人之不者則征之不恭即畔
援歆表之類岸類氏詞欲固非集傳說作道無論解詩不而說
人理降且下密人不恭如何接得去又以道偽岸彼岸釋只之
教也解詩不可入吾儒之理復可入釋氏之理耶家姚氏之毀
集傳是已然請畔援縮賤屬審亦非且登岸爲據高以制下義
亦甚從而祖恐●謂文王之●不如是耳愚辯畔者雕而去之
也援者舉而附之也無然者謂無間際人以勞附之心也王誠
者欲之勤乎中義者心之蔡乎体禁利人十地而生後雜之念
耳今皆無之是帝心之所深辞者安發岩辦言極民[illegible]誠而登
諸商岸之上也以故密人不恭命爾以徐伐者非利人士地非
阻人來歸蓋將極民水火以篤周就以對于天密須氏也詰
下而已帝謂如此夫覺後儒發見所以洞哉姓之國梁氏
益且密須于爵商侯國世國名在今涇州阮雄含今涇州
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密則節術州也共之共道是也東
氏所登弃曰之虞共公德按也遏祖旅衛共偏者之也往依其在京一齋賢此氏吉際定恒部曰也
詔依其在周京之時蓋從伐者也偃阮來在代密以後也集傳
云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與遏密人遂從阮聽而出
以偃密按負云遏審又云出以偃密無異謂婁諸可怪殊甚丘
偃原本謂密人部上付阮烟共也乃云偃密尤不遍無原也是

地名今無考或據竹書紀年爲地名以証此書不可信蓋依其
在京一語姚朱二說均未明蓋既伐密之後將別遷都不必建
去但伐其在周京左近之地故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去周京
亦未遷也陸高周五句正度地之宜無近陂無遷泉泉以爲遠
陵易成谷均非平地然非至高望遠不能相其陰陽故此機
我高岡而後辨耳鮮原如姚說當是地名武即私邑祖明
德五句姚氏際恒曰帝謂予懷文王之明德其聲荐遊旋之時
不大其聲音與色相也不長其大中與其變禁也集傳辭
不大句謂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至末中庸說理不知中大
斷章取義豈可從乎其說近是存之蓋聖王事臨大數升大
雖不動聲色不輕喜怒但循鉤援鉤梯也臨臨車也在上衝衝車
天理以普成德是此章大旨也臨下者也也者
攻城之崇國名在今西安府鄠縣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
具也崇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也墉城也
閑閑也徐緩者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貌馘殺而割耳也安安不輕暴也
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之禡
上帝也軍法所謂其及而祭也致致其社稷群神附附其先祖使之來附也
茀茀盛也仡仡強盛也肆疾也忽滅也拂戾也

及儒傳説於其作
日見之

韻讀　赫附十一　莫獲同上度十一暮廓同宅陌叶韻　貊入聲柳　國韻

椐御六柘二十二禡路御固同叶韻　拔十一隊兌九泰對隊季四寘友二十五有

叶韻　兄八庚慶七敬光喪方同上轉韻　心十二侵明庚君十二文通韻

比四紙悔十賄子紙通韻　援十七霰羨同岸十五翰叶韻　恭二冬邦三江

共冬通韻　祭八霽旅六語祜七麌下二十一馬叶韻　疆陽岡同本韻

阿歌池四支叶韻　陽陽將方王同上本韻　德十三職色同革十一陌

則職通韻　王陽方同援十三元衝冬墉同叶韻　閑十五刪言元

連一先安十四寒通韻　禡馬附七遇侮虞叶韻　兆五筱伎同怨十六月拂

同通韻

靈臺　美遊觀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飛走鱗介各遂其性都忘遇與王來若見人來則忘不相驚擾之說描寫物情悉貼入微什麼仔細體驗盛世術敵何等氣象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章二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章三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章四

右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小序以爲民始附如同辟廱何足深辯而辟廱之名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或又以爲習樂之所且更以爲大射行禮之處紛紛聚訟迄無定解亦豈可笑以爲學名者引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遂以此辟廱爲講學之地且其制水旋如璧遂謂廱爲澤也名其學曰澤宮以爲樂名者引莊子論歷代樂曰文王有辟廱故又以爲樂名也蘇氏疑之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是不敢以爲樂而以爲學樂之

所耳朱子又曰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此又以為習射之處皆為學所泥也然獨不思所謂學者曰辟廱天子之學也其時文王未為天子而何以有辟廱之學耶且辟廱環卯以水則不能習射地近靈臺靈沼靈囿與麀鹿禽鳥鱗介為鄰更非習樂講學地蓋游觀處耳夫人君游樂必有園囿案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也設囿所以域禽獸備田獵也至於闢沼則蓄濟鱗兼資灌溉耳然有游必有宴有宴必有樂此辟廱之樂所由名歟其後周家諸王以為辟廱者文王之所經營也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雖曰民情樂赴實亦地氣鍾靈故或就其地以為學或仿其制以設教或假其名以別乎泮水學宮之號均不可知然於是始有以

辟廱爲天子學者而諸侯不得立焉矣若此時之辟廱則實以供文王之游玩而非以待諸生之觀聽也諸儒何不平心一細察之詩首章見落成之速使非民情踴躍胡以至是次章見落育之盛不害人物相忘藉非賢者又爲樂此末二章則辟廱鐘鼓以助讌遊樂與此何如太平氣象乎故同此鐘鼓管樂之音也同此臺池鳥獸之觀也而民之見之者有樂有不樂非可强而同之而此則不惟民心樂甚且亟欲同樂雖欲緩之而不能者果操何術以致之哉詩人覩此能不一再咏之以紀聖王游覩之美若以辟廱爲學則靈臺一詩前方縱游後忽講道殊覺不倫何以立詞古人斷斷無是文字而顧可以誣文王哉

集傳 經 度也 靈臺 文王所作也 營 鄭氏康成曰營表其位孔氏穎達曰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 攻

作也不日言不數日也集傳言言不枚日者非亟急也囿取文曰囿苑有垣也箋崇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虡
札也鹿伏言安其所處不豬援也濯濯肥澤牧白鳥鵒與翼之類翯翯淵白觀牣瘠也虡
業維樅類傳庚槙木以懸鏗君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樅刺之提業如鎔齒者也樅樂上懸鎛磬奥以崇色為崇牙其
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鏞大鏗也論箋傳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姚氏際恆曰論鎛鼓之節度不必敬作倫
辟廱解已見篇中姚氏際恆曰辟廱非天子之學戲仲培栒用修皆弱之今按毛傳第官水旋上如豐日辟廱以節觀者
鄭氏于文王有贊日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皆不言天子之學自王劃石天子之學曰辟廱毛得宰王制之時論在其後而
皆不之信則王制之視果未然也大抵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上章曰阜王雜辟下草曰鉶京辟廱正可謹朔之辟廱者作
衆之地也故莊子言歷代之樂曰文王有辟廱是矣鎬京辟廱者業域施建垣翰以成京簡而亦法文王為作業之地焉然則
辟廱既非學則毛傳水雍上如璧之觀亦非實縣自有此設而以魯頌泮水為半璧之形所自來矣箋是說亦不以辟廱為天
子學乃作業之地耳然以之解是時則冠是若樅爾辟廱非學則不然蓋後世因以辟廱為天子之學矣考古家只知覺前而
不顯後往往如是鼉鼓箋傳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匯氏佃且夏小正云到鼉以為故其皮璧學取以冒數故向

前後四章皆首句與上章聯而下中兩章忽用第三句相承稍又一變

鼉鼓鼉皮鼓弁物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有眸子而無
象鼉之鳴案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矇瞍見曰矇無眸
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公事
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隅聯韻 靈臺 人皮 成 同 本韻 亟 職十 三 來 十叶 職 伏 屋一 濯 覺三 翯 同 躍

十五 通韻 樅 仁 鏞 鏜 廱 本韻 鏞 廱 逢 冬 公 東一 通韻

下武 美武王上繼文德以昭後嗣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一章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二章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三章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四章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五章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六章

右下武六章章四句 小序謂繼文也意是而詞未達蓋有意與

下齊稱伐相對故也武王伐殷而有天下謚曰武樂亦曰武人幾疑其以武功顯而文德或有媿乎三后殊知其所稱者繼志述事者乃在文德而不在武功故詩人特表而咏之亦可謂深知武王者矣武王之德在永孝思孝思之永在求世德以上合乎天理而下孚乎人心徐氏光啓曰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偽化國爲能闡揚光大而已又可謂善說此詩者矣夫天子以善繼述爲能孝故武王之孝曰達孝尼父固嘗稱之此詩發端即曰下武維周下者後也武者繼也以後人而繼先世之業孝思之永孰大乎是箋傳甚明而朱晦翁乃云下義未詳又疑其字當作文無論文複三后即詩旨亦因之而晦

姚氏識其文義字義均不逾雖未免言之太甚實亦有以自取耳

下武　不篇氏廣成曰下猶後也武毛氏萇曰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配對也

京鎬京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也服事也繩繼也武迹也佐助也

協韻　王陽七京庚八轉韻　求尤十一孚虞七叶韻　式職十三則同本韻

德職服屋一叶韻　武麌七祜同本韻　賀箇二十一佐同本韻

文王有聲　鎬以成豐志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第一章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第二章築城伊淢作豐伊匹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第三章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

王后維翰王后烝哉第四章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豐水之東西鎬京

下鎬京樂迹

皇王烝哉五章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六章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七章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八章

右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專以遷都定鼎爲言文王之遷豐也匪棘其欲蓋求厥甯以追來孝耳然已兆宅鎬之先聲武王之遷鎬也豈徒繼伐崇建辟廱以貽孫謀耳又無非成作豐之素志故文武對舉並言文之心即武之心武之事實文之事自有日進於大之勢更有事不容已之機文武亦順乎天心之自然而已夫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序云繼伐固非詩人意旨即集傳所謂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又何待言篇詩人命意必有所在大雅之咏文武多矣未有以豐鎬並題者茲特

姬之則必以建邦宏謨爲纘承大計說者當從此究心以求兩
聖心心相印處乃得此詩要旨不然泛言稱述與詩無涉即杲
說豐鎬於事又何益耶詩共八章前四章乃說文王遷豐後四
章說武王遷鎬遷鎬則貽厥孫謀遷豐則通追來孝而皆以單
句贊詞煞腳此兩平裝板格也然八句煞腳中前兩章曰文王
後兩章言武王中間四章二言王后二言皇王則又變矣不獨
此也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鎬京辟廱武中
寓文文中有武不獨兩聖兼資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則更
變中之變矣若姚氏引鄒潪谷之言曰中四章皆言武王曰王
后皇王者本其在生爲君而言也末二章曰武王者本其崩後
之諡而言也忽生忽死忽皇忽后夾雜不淸豈成文哉法律何

且弗知義旨爲能識以此嘆說詩之難也

【集釋】遹 集傳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 駿 大也 烝 嚴氏粲析日烝說文火氣上行賢其嚴盛升進之烝皆說謂君非加王后皇王即君也又曰君哉可乎 伐崇 事見皇矣篇 作邑 徙都也嚴氏粲曰同對僕盛釋邑不足以容乃作邑于豐以居之 豐 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淢 集傳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深廣各八尺陸氏德明韓詩作洫 亘 匹 稱也 棘 急也 王后 指文王也 公 功也 濯 著明也 豐水 集傳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而注于河 績 功也 皇王 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辟 君也 鎬京 集傳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呂氏祖謙曰後漢地曰曰鎬在京兆尹上休兆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右史考文武王池鎬長安豐京鎬池也 辟廱 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靈文王六學也鎬京辟鎬武王之學也王此志爲天子之學矣樂家嘉辟靈不必爲學或王此始爲學耳 思服 心服也 考 稽也 宅 居也 正 決也艱且梁曰以吉因服正丁適而靈出其吉兆以三定之也 成之 作邑居也 芑 草名 仕 姚氏際恒曰孔氏日述用材也豐水之傳以霜譚生芑毀旨發成之材也武王世有不仕之官者言無不用之無濕材也直欲傳其孫之謀而燕故帷與其子耳渠是說較藉求綱仕爲事之說並直捷故從之

詒 遺也 燕 安也 翼 敬也 子 王指成也

[illegible]辟 成 八庚 同本韻、功 一東 豐 同 本韻、匹 四質 孝 十九效 叶韻

垣 十三元 翰 十四翰 通韻、績 十二錫 辟 十一陌 通韻、廱 二冬 東 一東 通韻

北 十三職 服 一屋 叶韻、京 八庚 成 同 本韻、仕 四紙 子 同 本韻

以上文王之什凡十篇朱傳云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時王之詩矣大明有雖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於諸因此而誤耳愚謂作詩時世多不可考據為之誦亦歷闕耳大祖文王一什皆周家何天下後追追通德之詩故疑非周公不能作也卽桃林畢見盛壁三欲或諸人文王之世者亦非早叢偶不稱王亦論而林棫鷹叢二詩則為然言王矣豈西伯生存亦自命為王乎是二天子也華可為謂詩以忠孝為本周家之德亦以忠厚亦基說者以是證文不識天得大戢獨不念詩學根本乎是鳥可以無精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終

沂陽門人王秉鈞校字